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

I235.7/42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44993



电影出版社 一九七九 北京

744993

中国电 影 剧 本 选 集 (三)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编 辑 出 版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,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,23 1/4 插页,2 字数,580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7,000册 (纸精本6,500册)

统一书号: 10061·313

定价: (平) 2.20元

目 次

马兰花开.....	林 艺 (1)
为了和平.....	柯 灵 (69)
祝福.....	原著: 鲁 迅 (161) 改编: 夏 衍
上甘岭.....	林 杉、曹 欣、肖 茅 (195)
母亲.....	海 默 (273)
李时珍.....	张慧剑 (347)
暴风里的雄鹰.....	石 鲁 (409)
女篮五号.....	谢 晋 (487)
寂静的山林.....	赵 明 (557)
海魂.....	沈默君、黄宗江 (641)

马 兰 花 开

林 艺

(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
于1956年5月摄成影片)

初秋，蔚蓝色的天空。

一丛盛开着的向日葵，迎着秋阳，笑盈盈地摇摆着，闪烁着灿烂的金色光芒。

在那茁壮的绿油油的葵秆中间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红色小平房，房子前面，横着一条路堑，两条笔直的铁轨，向前面一个小站台伸展过去。这里是铁路工人的住宅区，每家门前，都收拾得很整洁，有一家窗台上，还摆着两盆淡紫色的野菊。

窗户敞开了。立刻，一个孩子的尖锐的啼哭声，从屋里冲出来。……

从窗外望进屋里，只见一位年约五十多岁、头发斑白的老妈妈，抱着一个周岁的孩子，来回走着，哄着。

老妈妈左手举着一个小小的摇头鼓，对着啼哭的孩子，用力地摇晃着，那两个小鼓锤，击打着鼓面，发出“卜唧！卜唧！”的清脆的响声。

孩子连看也不看，只是闭着眼睛，不住声地“哇哇”哭着。

老妈妈无可奈何，放下摇头鼓，一眼望见桌上的玻璃杯，里面正漂着一个橡皮奶头，她急忙伸手捞了出来，塞进孩子的嘴里。

孩子立刻不哭了，贪婪地吮吸着橡皮奶头。

老妈妈松了一口气，疲惫地坐到椅子上。

“哇！”孩子突然吐出橡皮奶头，嘴一扁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哦，哦，别生气！”老妈妈赶紧抱着孩子站起来，又心疼

又抱歉地对着孩子说，“是外婆不好。……该打！……”

“哇哇！”孩子的声音已经嘶哑了。

老妈妈又着急又埋怨地望着窗外，终于推开了屋门。

老妈妈抱住大哭着的孩子，走出屋门，站在台阶上，遥指着铁路对面——一条通往镇上去的大路，哄着孩子说：“别哭！妈妈回来啦！”

大路上。

一个青年妇女——穿着蓝底碎花的夹旗袍，上面罩着对襟毛线衣；左腋下夹着一套藏青斜纹布的棉制服，白色的棉花绒还清楚地粘在袄面上那一行行的引线里，显然是才从裁缝铺里取出来的；右手还提着个手提袋。她就是小孩子的妈妈——马兰。她才二十一岁，身材很苗条，行动很敏捷；年轻俊俏的脸上，闪烁着—对神采奕奕的大眼睛。

她匆忙地向路堑这边走来，抬头望着对面自己的家，好象已经看见了倚门而望的老妈妈和自己的孩子了。她加紧了脚步，急忙要通过铁路……

交通警却把她拦住了。

一条黑白相间的拦路杆横在她的面前。

远处，火车的汽笛声吼着。

马兰站在人群里，腾出右手，擦去额上的汗珠，着急地等着。……

—列载货的火车，吼着汽笛，从站台内象头莽龙似的冲出来，摆动着庞大的车身，从人前掠过，奔向西去。……

马兰凝神目送着那一车皮又一车皮的枕木和洋灰向西驶去。……突然，她振奋起来，欢喜地迎向跟着驶来的车皮，原来是一辆崭新的大吊车，矗立在平板上……

人们骚动了一下，有人啧啧地赞叹着。

大吊车过去了，接着是几部铲运机和推土机。推土机前边的

钢刀片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……

一个坐在推土机上的青年工人，忽然站起来，向着马兰等似曾相识地招着手，喊了声：“好哇，老乡们！”

马兰也急忙打招呼，高兴得想问他些什么……可是，火车却不留情地把对方带走了。马兰仍然朝着那逐渐消失在原野里的火车，留恋而又激动地挥着手。

拦路杆竖了起来，她被拥挤在后边的人群一推，腋下夹着的棉制服被挤掉了，当她弯腰把它拾起来的时候，她一摸着这崭新的棉制服，脸上立刻就掠过一种喜悦而满足的神色。

马兰奔过路轨。

“我的姑奶奶，你还想着回来啊？”老妈妈抱着孩子埋怨地喊着，迎了过来。

孩子扑到年轻的妈妈的怀里。

“我的小宝！”马兰亲热地吻着自己的孩子。

马兰抱着孩子走进屋里，在衣袋里取出一个小玩具，逗引着孩子。

小宝高兴地抓抢着玩具，咯咯地笑着。

老妈妈提着东西跟进屋来，抱怨地咕嘟着：“我早就说过：孩子认人啦，离开妈不行，你偏要……”

“那就跟妈去学开推土机吧！”马兰很快打断了妈妈的话，故意玩笑似的逗引着孩子说。

老妈妈非常不满地瞪了马兰一眼：“哼！你还不赶快给我收起这份离家的心。”

马兰偷偷地望了妈妈一眼，不敢答腔。因为，她很清楚妈妈为什么不高兴，也很体会妈妈这不愉快的心情。

老妈妈又下意识地 from 布袋里往外拿东西。当她取出一条飞马牌纸烟的时候，两手禁不住颤抖了一下……她立刻意识到女儿要离家是下最后的决心了。因此，她那焦躁埋怨的心情，再也忍耐不住了。她把纸烟往旁边一推，怨气冲天地望着马兰：“哼！这

就是你挑的好男人。”

马兰正把小宝放进藤车里，故意装作没听见。

“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连家眷都养不起！”老妈妈简直是在向女儿挑战。

“我为什么要他养活？”女儿惊异地望着妈妈。

“不要他养活，你嫁男人干啥？”妈妈搬出了自己当作天经地义的“真理”。

“妈，你怎么还是那旧思想，女人也是人，为什么……”女儿着急地反驳着，但立刻又控制住自己，放软了语气说：“妈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到处都忙着建设，又盖工厂，又修铁路，年青人谁不想出去替国家出把力。”说到这里又忍不住激动起来，“我……却蹲在家里吃闲饭。”

“那都是男人们的事。”

“那李家大嫂不也是女人吗？她为什么还到油矿去当学徒呢？”

妈妈立刻被马兰的话堵得找不出话来回答：“哼……”

女儿见妈妈有了些转机，禁不住扑到妈妈的怀里，撒娇地要求着：“妈，让我去吧！”

“看你，已经当妈妈了，还是个孩子脾气，”妈妈抚摸着马兰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马兰调皮地望着妈妈一笑。

老妈妈望着即将离别的女儿，勾起了心事：“你爹开了半辈子火车，你又要去学开推土机，摸那脏机器，受那苦……”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“妈！”马兰也不知所措地难过起来。

夜晚。

水银似的月光洒进屋里，柔和地抚摸着小宝那酣睡着的小脸。

但是屋里却很不宁静。桌上的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。

老妈妈躺在自己的床上，伤心地啜泣着。

马兰更是不能入睡，她呆呆地凝视着壁上挂着的一张照片——这是她和推土机驾驶员王福兴的结婚照片。这张照片的右角上是一张王福兴驾驶着推土机的单人照。

“呜！呜！”火车汽笛的鸣叫声，冲破了夜的宁静。

一列火车从屋外奔驰而过。火车头上的聚光灯，一闪一闪地从窗外射进来，在壁上的照片上反射出霓虹似的光彩。

马兰静静地听着那有节奏的火车行进声渐渐远去，她的眼睛却没有离开照片。她望着自己的丈夫，沉入了回忆里。……火车的轰隆轰隆声，变成了马达轧轧的吼声，几部推土机从她眼前驶过去。……

就在她的家门前，房子不象现在这样整齐，向日葵却盛开着，屋前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土丘。

王福兴驾着一部推土机过来。

马兰梳着两条小辫子，和几个女孩子站在门前一个土丘上，睁大了眼望着来回奔驰着的推土机。突然，她象发现了什么似的，急忙向一部抛了锚的推土机奔去。

推土机上没有驾驶员。马兰望望四周，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她，于是她敏捷地跳上了车。

马兰摸摸这，动动那，兴趣十足地揣摩着，忍不住大着胆子伸手去扳动离合器。突然她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，马兰吃了一惊，猛一抬头，正迎着王福兴的眼睛。

恼怒着的王福兴楞住了，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。

马兰却调皮地一伸舌头，跳下了车。

女孩子们哄笑了。

马兰跑了几步，却忍不住回过头来，望了望这个年青英俊的驾驶员。

王福兴却还在呆呆地望着这个又漂亮又大胆的年青姑娘发愣呢。

马兰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急忙回过头去。……

“我一定要学驾驶！……”马兰挥起了拳头，对着自己丈夫的照片，冲口喊了出来。

“唉。学吧！学吧！都走吧，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……”妈妈触起自己的心事，想起自己的孤苦，更伤心地呜咽起来。

马兰的回忆被惊破了，她的决心又被扰乱了。她感到为难地叹了口气，痛苦地侧转身来。当她再一次望着丈夫照片的时候，她那将要动摇的心情才又被鼓舞，坚定了起来。她想到自己从此将要走上新的生活道路，她的两只眼睛，又神采奕奕地闪烁起来。她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轻轻地把枕在孩子颈下的手臂抽出来，闭上眼睛，毅然翻身向里。

“当！当！……”桌上的自鸣钟发出了低沉缓慢的响声。整整五点钟了。

马兰猛然惊醒过来，习惯地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

老妈妈终于疲倦地睡去了，枕头上一片潮湿，睡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着。

马兰不忍叫醒她，悄悄地爬起来。

马兰给孩子把棉被掖了一掖，她又一次贪梦地看着孩子酣睡着的小脸。孩子在梦里微笑着；马兰心里好象被什么啃啮着似的，眼圈一红，忍不住伏到孩子脸上……

眼泪滴到孩子的小脸上；孩子皱了皱眉，伸出小拳头，搓揉着小脸。她赶忙抬起脸来。

马兰走到妈妈床前，犹豫了一下，想推醒她；但一想到别离的痛苦，她停住了，默默地望着妈妈，终于提起桌上的大包袱，轻轻地拨开了屋门。

孩子还在酣睡着，小脸上却闪烁着妈妈的泪珠。

马兰侧身走出屋门。

东方已经露出一抹鱼肚似的白色。

马兰深深地噓了口气，跨下台阶，迈步向车站奔去。

一列西去的火车，停在站台上。

一群民工拥上了车。

在一节硬席车厢里。

《欢乐的新疆》的舞曲，通过扩音器播送出来，响亮而清晰地荡漾在整个车厢里。这愉快而带着浓厚的民族情调的歌曲，给旅客们带来了轻松的感觉和愉快的心情。

一些长途旅客们，都很悠闲地浸沉在音乐里。

一些才上车的人们，却正在紧张地找寻着座位，安放行李。

马兰提着一个大包袱，也走进车厢来。

当她在寻找较合适的座位时，发现车尽头有两排椅子空着，她急忙走过去。果然没有乘客，但是在帽钩上却挂着帆布书包，上面印着两个红字“奖品”，另一个帽钩上，端端正正地挂着一顶崭新的铁路工人帽子，一颗铁路徽章的帽花闪着鲜红的光彩。马兰看着帽花，一种亲切的感觉使她决意留在这个座位上。她开始寻找着这个座位的主人，只见斜对面的两排长椅上，正有几个铁路工人，团团地围住一位铁路职工模样的人，在高声哄笑着。

“这儿有人吗？”马兰向这一群人问。

“啊！你坐吧！”这个职工打住自己的话头，准备站起来。

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人却按住了这个职工，一面向马兰伸出一个指头，使劲地点点头。显然，他是怕这个新来的旅客打断了他们正在听得有兴趣的谈话。

马兰会意地坐了下来，放下自己的包袱，才觉得燥热难忍，赶紧打开车窗，清晨凉爽的秋风向她吹来，她贪婪地伸出头来迎着它……

月台上，老妈妈抱着小宝，着急地向一个个车窗寻找过来。

“妈！”马兰一眼望见了妈妈，又惊又喜地喊着。

老妈妈眼睛哭肿了，喉咙也嘶哑了，一把抓住女儿的手，那种又是伤心、又是怨恨、又是谅解的心情绞扭着老人的心，她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小宝却张着两手呀呀地喊着妈妈。

“铃……铃……”站台上的铃声剧烈地响起来。

老妈妈猛醒过来，急忙把一件丝棉背心塞到女儿手里说：

“西北冷……”

女儿望着妈妈，抱愧不安地：“妈，孩子要累你了。”

汽笛猛然叫了一声。

老妈妈被站台上的路警搀扶着，离开了车窗。

小宝伸着小手哇哇地哭起来。

车身震动了一下，缓慢地向前蠕动着。

马兰眼圈一红，回过头来。

火车快要驶出站台了，马兰忍不住又回过头来了望。只见妈妈颤巍巍地抱着小宝，迎风站在月台上。她的心被疼痛啃噬着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……

当马兰勉强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对面座位上的那群人，正在默默同情地注视着她。她很难为情，急忙扭头向着窗外。

那个职工却走了过来。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褪了色的、洗涤得很干净的单军衣，下面穿着一条藏青蓝裤，左膀微向里弯着，看上去只有三十二三岁的光景，很显然是个部队转业干部——他就是土石方机械队的徐教导员。

马兰立刻离开窗户，让出原主人的座位。

“坐吧！”徐教导员很大方地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马兰，并且为了表示诚意，取下自己的帽子，腾出了挂钩。“到哪儿去啊？”他很随便地坐到马兰对面。显然，这几个座位都是他们一伙的，或者是新结交的旅伴们的。

“到新线铁路去。”马兰回答着。

“那可碰巧啦，咱们这一伙都是新线上的。你是找桥梁队，

还是找隧道队？……”徐教导员一个个地指着他们介绍，最后，指着那个大胡子：“喏，他是钉道队的王队长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找土石方机械队。”马兰性急地打断他。

“哈哈！……”这一伙人都对着徐教导员笑了。

“你就在那个队吗？”马兰立刻领会到对方就是她要寻找的那个队上的人了，惊喜地问。

“是啊。”徐教导员也笑着点头，却立刻反问着马兰：“找你丈夫去吗？”

马兰很惊讶对方准确的判断力，笑着点点头。

“你丈夫姓什么？”

“他是推土机驾驶员，叫王福兴。”

“王福兴？”徐教导员也惊喜起来了，“哦！那你就是……马兰吧？”

“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马兰惊奇地瞪着两个大眼睛。

“这没什么，我们整天在一个锅里摸勺子（一个工地干活），什么不谈啊！”徐教导员望着马兰那惊奇的样子笑了。

“你也是驾驶老师傅吗？”马兰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我这里挂过彩，吃亏了。”徐教导员拍了拍自己的左膀。

马兰这才注意到徐教导员的左膀向里弯着。这样，看来他不是驾驶员了。可是，他又是干什么的呢？马兰忍不住偷偷地端详着对方。这时，那个大胡子王队长正喊住了一个卖烧鸡的人，对着徐教导员说：“我请客，……徐教导员。”

马兰一楞，望着徐教导员。

火车继续向前奔驶着。

一辆十轮大卡车，漆着鲜明的铁路徽章，在崇山峻岭、悬崖陡壁、奔腾澎湃的黄河边上奔驶着，在象条蛇似的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盘旋，还不时要闪让那些迎面而来的，满载着羊毛、皮子和

汽油的货车。

卡车上满装着木箱。木箱上面坐着马兰、大胡子——钉道队王队长等人。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围着徐教导员哄笑着。

马兰急切追问着：“后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徐教导员故意舒了一口长气才说：“我们俩又重新讨论了一整夜，最后才算做了决定……”

“怎么决定的？”大胡子王队长也着急了。

“怎么决定？谁也不扯谁的后腿。我还是修我的铁路，她还是办她的合作社。两口子来个工农竞赛。”

大家都哄笑了。

大胡子王队长更是大笑。

马兰满意地望着徐教导员笑了。

大胡子王队长拍着徐教导员的肩膀：“你这倒好，自己老婆没接来，倒接了个女学员。”

卡车横驶过一条已铺上钢轨的路堑。

路堑上停放着一列火车，火车头却装在后面。

钉道队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地铺轨钉道。

大胡子王队长急忙敲了敲司机座的座篷。

车子立刻煞住了。车上的人们都摇晃了一下。

大胡子跳下了车，和徐教导员握手道别：“伙计，你们前边可得快点。我们的新纪录是一天钉四公里哪。”他得意地伸出四个手指。

“放心！决不会让你们的火车过不去。”徐教导员也很自信地向他提出保证。

“女推土机手，再见！”大胡子半开玩笑地对着马兰挥手。

“再见！”马兰有些难为情地笑着回答。

车子又继续前进了。车子渐渐地驶入了施工现场。那密密排列着的帐篷、拱圈、活动房，以及那满山迎风飘扬着的各色旗帜，……使得这荒凉的山岳地带，也显得异常热闹和拥挤了。

马兰被这些景色吸引着，她应接不暇地、贪婪地了望着，这一切，对她都是新奇的。

车子载着他们驶过桥梁，穿过隧道。

突然，前面山上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，马兰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座黑色的青石山，被烟雾弥漫着，一会，又是几股浓烟冲上云霄，接着山石象开了花似的纷纷落下来了。

马兰面对着这样一幅壮丽的景色，兴奋地站了起来。

车上的人们，也都站起来了望。

徐教导员忍不住高声唱了起来：

亲爱的同志，
请你再看一看：
这一望无际的荒原，
未开采的矿山，
还有那飞沙走石的戈壁滩，
从此就要，一去不返。
让我们来和它告别，
到了明天，一切都要改变。

明天的图样，
刚刚才设计完，
建设祖国的勇士们，
早已整装向前；
困难见了我们匆匆逃窜，
让高山低头，大河让路，
沙漠变成了良田，
新建的工厂，出现了英雄和模范。

亲爱的同志，
为了我们的幸福，为了祖国的巩固，
我们要跑得更快，更快，更快，